



## 鸭子河畔稻花香

陈敏  
(四川)

初秋的早晨，空气清新，阳光明媚。沿着滨河路蜿蜒前行，穿过村庄田野，一路向北通过航天大桥，行走在重绿叠翠之中，放眼望去，一幅“稻在水中长，虾在稻下游”的生态画卷在天府四川的广汉大地上徐徐展开。

刚在稻虾科技馆下车，浓郁的田园气息便扑面而来。稻虾科技馆坐落在高坪阡陌交错的田野上，其入口处的一大笼翠竹，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为稻虾广场撑起了一座绿门，更为晨练、休憩的人们带来了一片绿荫。拾级登上稻虾科技馆的观景亭，远山、村庄、稻田尽收眼底。湛蓝的天空中飘着洁白的云，青瓦白墙的川西民居散落在波光粼粼的水田间；田埂上、河道边，盛开的格桑花绚丽夺目；清凉的秋风徐徐吹过，眼前稻浪翻腾。小径和栈道一高一低，错落有致地匍匐于稻浪之中，好似游龙。目光所及处，凉亭飞檐翘角，白鹭闲步水畔……

从稻虾广场折转身，沿着绿道漫步于田野间，仿佛徜徉在波浪起伏的稻海中。稻谷已抽出了青黄色的穗子，谷穗随风摇曳，那些成熟较早的谷穗低下了沉甸甸的脑袋，似乎已开始计算今年的收成。俯下身去，轻轻地捧起泛黄的稻穗，靠近鼻子闻了又闻，在吸人醉人心脾的稻香后，忍不住发出“啧啧”的赞叹声。青绿色的田野是金秋的序幕，我脑中不由浮现出鸭子河畔的丰收场景——沉甸甸的谷穗粒粒饱满，闪着金光铺满田野，连鸭子河的河水也被映照得金光闪闪，农人们挥汗如雨地收谷、打谷、扬谷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千里沃野之上……

一路前行，来到一处清雅别致的四合院，院墙与木门都覆满了紫藤，一只土狗在门口慵懒惬意地晒着太阳。走进院子，一阵清凉之意伴随幽香扑面而来，这才发现，院里别有景致，流水潺潺环绕，荷叶莲蓬摇曳生香。流水源自院里一汪深幽的老井，其水平如镜，出水口紧贴院墙，源源不断的井水绕着院墙缓缓流淌。院子里的老树下，几位老人正悠闲地一边喝茶一边对弈，仔细一看，其中竟有我的一位熟人何大爷。何大爷今年68岁，是广汉市西高镇金光村的村民，见到我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以后他每天都有时间和邻居在家门口下棋、聊天了，因为今年他领到了新的承包“本本”——与农业公司合作搞“稻虾共养”项目。得天独厚的地域，适宜的气温和光照，再加上冬暖夏凉的鸭子河水，孕育了味道浓郁的米香，而“稻虾共养”的项目模式更是让这里的水稻得到了绿色生态的质量保证，近些年来，颗粒饱满、香味浓郁、口感软糯的“白里稻香”优质大米声名远播。

沿着流水，游尽近万亩稻田，已临近中午。于凉亭坐下，四周稻浪翻滚，耳畔萦绕着树叶的沙声、蛙的聒噪声以及蝉的应和、鸟的歌唱，让人不禁沉醉。远处的鸭子河中，一群群野鸭正在嬉戏，阳光下，银色的鱼儿不时地跃出水面，引来垂钓者的阵阵欢呼……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，就这样一览无遗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人们在鸭子河畔挥洒下智慧和汗水，肥沃多情的土地回馈出独一无二的“白里稻香”。走在归途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、果香和浓浓的稻谷香。秋意初至，香气浮动，让我们一起去采摘沉甸甸的果实，拥抱鸭子河畔浓浓稻香里的满满幸福吧！

## 每一次想起

丁宇(新疆)

从奶奶吱吱的纺车上  
流淌出来的河流  
陪伴我从童年到少年  
每一次倾听  
都有情意深切的嘱咐

从奶奶悠悠的蒲扇上  
流淌出来的河流  
陪伴我从少年到青年  
每一次梳理  
都有难以忘怀的感动

从奶奶小小的脚印中  
流淌出来的河流  
陪伴我从故乡到远方  
每一次回顾  
都有刻骨铭心的思念

奶奶的河流  
流淌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 
一直陪伴我的  
是她慈祥的笑容  
每一次想起  
都有泪流满面的悲伤

## 给父亲一个拥抱

郑雄(湖南)

风尘仆仆地推开房门  
看见父亲还在藤椅上打瞌睡  
阳光抚着那张消瘦的脸  
四年不见，他又苍老了许多

我拿出一床毛毯  
轻轻地盖在父亲虚弱的身体上  
他睁开惺忪的眼  
微笑着说了一句——回来了

我微笑着点点头  
俯下身去  
将父亲拥在藤椅里的身子  
往上抱一抱  
他伸开双臂紧紧搂住我  
花白的脑袋贴在了一起  
像两只相互取暖的白头翁

耳畔响起不近人情的闹钟铃声  
而我仿佛还在和父亲紧紧依偎  
在梦里，我实现了一个夙愿  
给早已远去的父亲  
一个用力的拥抱

## 犹忆

李陶(安徽)摄



## 母亲的月亮

向墅平(重庆)

我和同村的铁蛋狠狠地打了一架。

“你妈妈是个‘哑巴’，哈哈！”铁蛋多次用这样的话来嘲讽我，刺激我的自尊心。当他再次挑衅地嚷出这句话时，我终于如火山爆发般和他扭打在一起。

铁蛋又高又胖，不一会儿，我就被他压在了下面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母亲闻声急急赶来，将铁蛋从我的身上拉开。可铁蛋不服气，红着脸扑过来抓扯我，母亲一时间拉不开他，围观的孩子们更是在旁边凑热闹：“妇人打小孩儿啦——”母亲一急，“呀呀呀”地吼起来。“哈哈”，围观的笑声更大了。“哇”地一声，我挣脱铁蛋的手，捂着脸哭着跑开了。

从那以后，一种无法言说的耻辱感渐渐地在我心头生了根。

母亲的确无法说话，除了打手势，她只能“呀呀”地发声。这样的母亲像一道阴影，陪伴着我成长。

一个夏夜，我躺在屋前的凉席上，进入了梦乡。那是一个很美的梦，梦里，母亲面色红润，束一条油亮的长辫子，说一口流利的方言，她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好多美丽的神话，我听得如痴如醉，开心得笑出了声。醒来后，我愣愣地看着身边的母亲，天上的一弯残月投下凄淡的光辉，月光下的她头发散乱，面色苍白，寂然无声。我禁不住啜泣出声，母亲醒来转过身，轻轻地抱住我。我却极力挣脱她的怀抱，一咕嘟爬起来冲回屋里，留下母亲独自仰望残月发呆……

之后，在我走进学校读小学整整六年时间里，我几乎没让母亲来学校看过我——因为我害怕到同学的嘲笑。母亲也懂我的心，从不轻易跨进学校半步，她只是默默地在家陪伴我，为我做饭洗衣；晚上睡觉时，为我掖好被角……

我读书很用功，小学毕业后顺利地升入了当地的重点中学。因为在校住读，周末才回家，几乎没有同学知道我的“底细”。偏偏有一天，母亲竟打破了我们心照不宣的“盟约”——她提着一小袋煮熟的鸡蛋和最让我口馋的腊肉炒干咸菜，径直闯到学生宿舍来找我，一见面，嘴里便激动地“呀呀呀”发声。那一天，是我的生日，母亲是专门来为我庆生的。“你妈妈不会说话啊？”身边的同学发出并无恶意的一句惊问，然而当时周围那么多双多少有些异样的目光，让我窘得一下便推开母亲冲出了人群……

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离家前夕，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，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暗自欢喜：“我终于不用再生活在这样的阴影里了！”那一晚，我从窗户里偷偷地看见，母亲默默地走出屋外，天上依然是一弯残月，母亲仰望天空，双手合十，似乎在和残月说着心事。

上了大学后，我只有在过年时才匆匆回家和母亲聚上几日；然后，又匆匆离开。我似乎在努力淡忘我的成长环境，淡忘那段曾令我蒙受“屈辱”的岁月。

后来，我有了一位温柔漂亮的女朋友，她的名字叫作娟。我们的情感

逐渐升温，但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时，我仍不敢对她细讲我的母亲。当娟说要跟我回老家去看看时，我起初并不同意，但拗不过她，只得同意。

一路上，我忐忑不安。“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？”娟用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盯住我问。我鼓起勇气，坦白道：“娟，我母亲是个……她不能说话啊……”娟沉默了，我更加忐忑。

我们一起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老屋前。一大群鸡抢吃着谷粒；一头精壮的黄牛悠然地嚼着青草，猪圈里一群猪崽围着母猪吃奶……我红了眼眶，这些年来我念书的费用，基本源于此啊。母亲在大黄狗的吠声里疾步从屋里迎出。好久不见，母亲明显憔悴了，才四十来岁就有了衰老的模样。乍一见眼前漂亮又陌生的娟，母亲窘迫着，嘴里似要发声又赶紧忍住。“阿姨，您好。”娟主动上前握住了母亲的手，甜甜地叫着。“俺是您未来的儿媳。”“呀呀呀……”母亲十分激动，禁不住发出了声。我第一次觉得那声音不再难听，鼻子一酸，泪水盈眶而出。

如今，母亲和我们一起生活。又是一个中秋夜，我们一家子人在阳台上赏月，气氛温馨又幸福。我悄悄看到，渐渐老去的母亲，一会儿深情地望着我、娟和孩子，一会儿又缓缓地望向明月，有些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欣慰的光芒。

泪水再次濡湿我的眼眶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母亲一直默默地修补着我缺的生命之月，把所有的爱给了我。而今，母亲的月亮，圆了……

## 丹桂飘香浸满园

钱声广(四川)

花的历史也很悠久，至今仍保留有以桂花命名的桂花街、桂花巷，位于新都区的桂湖更是我国五大赏桂地之一。桂湖是有故事的，明代状元杨升庵酷爱桂花，年轻时曾在家附近的湖畔沿堤遍植桂树，后人为纪念他，陆续在湖畔广植桂树达四千多株。每年金秋时节，桂湖畔桂蕊飘香，游人如织。

我边散步边在心中吟诵关于桂花的诗句，不禁感慨，从古至今，中国文人皆喜欢把桂花与明月联系在一起，用诗文赋予它们思想与灵性，使之充满万千情愫。那么，桂花和明月何以令文人们怦然心动呢？难道仅仅是他们对桂花有着“重于香而轻于色”的喜好吗？抑或是明月寄托着人们千载不变的祈盼吗？我想，不论是桂花还是明月，都具有多重寓意。桂花不畏清寒、高洁淡泊的品性使人尊崇，而明月让人感怀从而生出思念的意象，更是永恒的创作主题。

宋代词人李清照在《鹧鸪天·桂花》中写道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寥寥数句，写尽了桂花的柔美与芬芳、高洁与淡泊。看着眼前一株株常年幽绿的桂树，树身并不高大，叶片小而内敛，点缀着蓊郁枝条中悄然绽放的精致花朵，虽然没有牡丹的瑰丽，也没有玫瑰的娇艳，但是那馥郁的花香就足以提振底气，力压群芳。

此时，我脑海中浮现出唐代诗人王

建的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：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？”诗人运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丰富的想象、渲染出中秋望月、露湿桂花的特定氛围，把读者带入月明人远、思深情长的意境之中。

我默诵着这些富有意象的诗词，桂花和明月的形象也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清晰起来，清晰成我曾经的岁月，那是一段在大山深处的可成追忆的青春——

1978年的中秋之夜，我是在哨位上度过的。这是我入伍后的第一个中秋佳节，思乡的情绪应景地涌上心头。在哨位上，我仰望天空中的那轮明月，月光圣洁、美好，空气中丹桂飘香，是那么的清甜。我忽然觉得，那月光、那桂香，好似千里之外母亲的温柔与慈祥，被月光轻抚着，被桂香熏染着，我的内心犹如注入了一股暖流，身处深山，信念愈发坚定……

转眼间，时光已过去了42年，但那个大山深处的中秋之夜，却让我永难忘怀。那一夜，清朗的明月、馨郁的桂香以及巍峨的大山，给了我非凡的启示，开启了我的逐梦之旅，让我明白，人生的每一种经历都是一次深刻的领悟。

今夜注定无眠，在这满院的桂香中，我要静静地聆听花语呢喃，我要与明月清辉坦诚对话，是你们让我学会顺应和欣赏，学会淡对人生中所有的进退、荣辱、得失。

## 秋阳如酒又如刃

崔立新(河北)

豆子的抚慰，也是对秋阳的敬畏。

棉花的脾气又软又暖。雷铃被秋阳破开，一朵朵肥实、喧红的白，从“棉花碗”里膨出来，膨成了巴掌大的一团。摘棉的人腰里系着包袱，一边采摘，一边用手托着越来越鼓胀的腰身；之后，他们如鸭子一样踱到地头，把包袱里的棉花全部倒向床单。一朵白云飘落，撒出了阳光的热量。

秋阳如酒，又如刃。天麻麻亮的时候，第一缕秋阳拂上了大地的皮肤，这时的她是一丝妩媚的。树林中缭绕着淡淡的雾霭，树叶上挂着凉凉的露珠，“啪嗒、啪嗒”……越积越大的露珠渐渐落在了低处。秋阳斜切着照进树林，露珠的凸面里，映出了一个天高云淡的世界，可是不久，秋阳之刃便迅疾地收割了露珠。

正午，秋阳尤其热辣，她用刀刃刮去了大地的生涩和稚嫩，将那些嫩黄淡绿涂上了具有沧桑感的色调：深紫、青灰、淡赭、金黄……多像人生的壮年，褪去了混沌与懵懂，变得有风

秋阳有着一种不可抵抗的蛮力，像那种老烧酒，只一会儿，就红了你的脸。

野菊花盛开后，秋阳便在庄稼地里快速发酵。庄稼被灌醉了，窸窸窣窣的，生出兴奋的耳语。那种耳语，是庄稼和庄稼之间的，是庄稼和风之间的，也是庄稼和阳光之间的，话语间掺杂着几分醉意、几分即将成熟的自豪。秋阳以看不到的速度和手法，灌醉了豆子、棉花、核桃、栗子……于是，它们一个个醉态朦胧：棉花自动炸开了荚壳、核桃狠狠地崩裂了青皮、栗子的青蓬笑得傻歪歪的，芝麻也一节一节地扯掉了外衣。那些豆子醉酒后，震惊乍乍的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便把自己发射到周围的豆叶上，再一骨碌溜下去藏起来，让你寻也寻不见。

种豆的人熟知秋阳如酒，灌醉了谁，都不轻省，所以牢牢地把握着收割庄稼的火候。豆子刚熟个七八分，种豆的人就挎着柳篮去摘豆。他们俯身弓腰，采采采采采。俯仰之间，是对

骨、有韧性、有力量。

夕阳中，树叶携风而落，飒飒然，哗哗然，像漫天撒落的金币。落叶上踩一脚，咯咯吱吱的，有敲蛋壳时的爽脆。杨树，保持着步调的整齐划一，说黄便一夜黄遍。树上的黄在变薄，地上的黄在增厚，半空中的一枚枚黄，还在飘摇。黄把空间连接了起来，从地面到半空，成就了一种简练和苍茫。人走进黄中，如细小的笔触落在巨型的画布上。

秋阳中，每一个生命，都面临着重大的抉择。脚边的每一株植物，包括那些黄蒿、野苋、红蓼、苍耳、狗尾巴草……全都褪下了青春年华的葳蕤装饰，抱着自己的草籽摇曳在阳光里，吟唱着风中离歌。

秋雨连绵之后，秋阳照窗，驱走了屋里的潮气，阴沉的屋子明快了起来，人们的脸庞也明媚了起来。我喜欢这样的秋阳，喜欢她浓浓的烧酒味道，更喜欢她轻轻地将刀刃碰触自己的肌肤，让我察觉到中年岁月的紧迫感。